

密

勿

稿

刻密勿稿序

密勿稿者今

少傅礪菴毛公居內閣當正德末年恭遇
今上登極時所啓也公相業在天下朝夕
啓沃非止一端其轉移機括大略具見此
疏豈尋常獻納者比中書君侯使節便道
歸省今還朝特遺此稿棟展讀而嘆曰嗚
呼此元老經國之遠猷也肯哉大抵事君

有義進言有幾義之可否身之進退所係
言或從違則又在審察幾之發動以為準
的否則空言取累抑何益昔董賈敷陳治
道一代因革所關何取相如之詞賦房杜
謀斷王國卓然成太宗之美治何有馬周
便宜之跡李沆相業先識四方利害司馬
光自洛赴召先捐新法之蠹民若王旦與
介甫諸人得君專行政久未有能壯國勢

而固元氣者由是知人臣事君奉身以義
固也若獻可替否非得其幾安能動中肯
綮易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蓋于巷
乃委曲之遇而自牖則因明通蔽又非枉
道求合者必心正學醇慮深思遠始足語
此苟假于巷之謀為投間之計則機會未
乘而事端輒變豈足為事君之義若相如
若馬周末足深咎其介甫之紛更錯雜可

勝道我求之於易果得于甚自牖之義否
公四朝元老自幼發解入翰林為學士判
南宮官尚書又由東閣入贊元樞鈞軸台
衡天下皆知輕重俯仰之所在然其隨事
進規聞見博而考據精勢危岌而詞婉切
勿計小嫌務存大體真古之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者若棟厠名史局辱公眷愛尤深
正仰公教育而公今適意泉石安享清華

則高風勁節足以追配古昔豈今世逐逐
可擬易曰敦艮吉蓋厚終之難也公寔有
焉公生平文集甚富如九鼎太牢漆指可
知餘味豈在畫刻傳哉讀此可以慰天下
望也已嘗讀南陽文達李公天順日錄西
涯文正李公玉堂燕對錄雖侈美一時榮
寵要之兩朝治體識世道者亦得有所考
驗夫豈空言耶今此稿當與二錄並傳

嘉靖丁酉歲臘月吉

通議大夫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前左春坊左中允

經筵講官同修國史山陰晚學生劉棟拜書

密勿稿

曩予以凡庸叨職 禁垣與少

師石齋揚公厚齋梁公少傅敬

所蔣公預聞 機政後少師湖

東費公被 召再入亦同事焉

視草之餘凡有謀議必具以

上告如 朝廷批答諸司題奏

文書發下擬票有當商確者即
具揭帖隨本封進不書銜名遇
有論說止云臣某臣某題亦不
具銜若事應發出施行者則列
銜名年月如常格其本式仍如
揭帖以便 乙 臨覽正德末權倖

蠱惑

武皇數出巡狩，尋討逆藩之亂，
久于其外，百司馳奏，政務未免
稽滯，諸老奉

勅居守，憂勞夙夜，寢食弗遑，數
年間，迎請調護，章疏頗多，每屬
之予，迨

今上踐阼，修明典章，庶政罔缺

山谷集卷之三
間有敷納亦一時偶然之見蓋
不敢以吾

君既聖而忘責難之義焉自來
論議不事文藻類多簡明和婉
庶冀上心易悟稍有涉於激
迫者亦不得已耳顧皆倉卒爲
之雖諄復有不暇計者本多留

中外或未之知也家居以來山林日長檢閱舊稿存者得若干篇私念內告外順臣人之義今雖旣往亦未敢聞之于人姑彙而輯之俛仰今昔竊有感焉夫臣之事君曰惟盡心焉耳矣君猶天也日用云爲於理有一之

或違則此心有所未盡謂之事
天可乎知事天則知所以事君
矣或曰遺稿之集固也昔人有
焚諫草者非與曰草可焚也跡
不可掩也意似避名無乃歆蓋
而彌彰乎然此乃密勿之地朝
夕左右輔養

君德隨事匡持惟恐少有遺闕
所謂盡心焉者豈諫之謂乎抑
亦當時之事所宜志者示不敢
忘耳矧弼違納誨恒責之臣實
帝王之盛節也奚以諱為遂納
諸篋而名之曰密勿稿云

嘉靖庚寅冬十有一月長至日

海上逸老礪菴毛紀識

密勿稿卷之一

正德十一年巡時二十五道

題為議處國計事近該戶部節奉

聖旨邊兵寒苦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差
堂上官一員管領前到該鎮交收以備犒勞欽此
臣等仰惟

皇上巡狩邊境軫念軍士寒苦欲加犒賞以慰其
勞是即天地覆育之仁發自 聖心自不容已但
今日事勢則有大大可憂者蓋天下錢糧歲入自有
定數分外不可增添一遇水旱災傷又當優恤蠲
免難以充足前數况 朝廷經費日增月益無有

紀極即今宣大二興城堡糧草處處缺乏鎮巡等

官節次奏討銀兩該部題准已差侍郎鄭宗仁前去暫理但帶去銀兩不多隨買隨放旋復告乏今復奉有前旨不知該部又將何以計處聞得太倉銀庫正收銀兩動支已盡其遞年積下餘銀僅有十五萬兩該部見在折銀折草等銀亦止二十萬兩又係見在給與在京官軍夏秋二季折俸之數今該部欲將前項銀兩暫且那用仍開生員納銀事例以應一時之命切念在京軍官俸糧寡薄尊一仰給此銀用度若過期不行給與身家養贍不

敷未免致生嗟怨是誠不可不慮及照生員納銀
事例本非美政先年或因緊急用兵及賑濟饑民
不得已偶一舉行近歲以來行之太頻以致人才
冒濫選法阻壞尤有傷於治體伏望

聖明深惟 宗社生靈至計俯從臣等所言特勅
該部將前二項銀三十五萬兩以一半發與二鎮
添充糧草之用存留一半給與軍官養贍免令解
送以彌衆怨所擬生員納銀事例亦併不行仍乞
早迴 聖駕以安天下之人心以防意外之事變

臣等不勝慙慙俟命之至

正德十二年九月

題 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朕居安慮危不忘武備早晚即振旅回京爾
內閣府部等衙門官員各照舊用心辦事臣等仰
窺 聖意以為數日之間可望旋蹕今又傳聞

聖駕自宣府轉而西行中外人心益加憂懼竊惟
陛下以萬乘之尊巡遊邊徼輿輦不御警蹕不聞
馳驅跋涉蓋有不勝其勞者此臣等所以日夜惶
惶不敢以自安也況聞夷虜前日近邊駐牧衆至
十數萬勢甚猖獗萬一乘隙侵犯內地我兵寡弱
何以禦之又今腹裏地方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

賊劫掠在在有之儻卒然有嘯聚而起者該部調
度兵糧未免候請 明旨若復往來傳奏於數百
里之外或致失誤事機又况 聖節朝賀之禮未
行孟冬時享之期亦近機務積滯日多朝叅放免
日久皆干係

祖宗舊制朝廷大典非細故也臣等已嘗累次具
本恭請未蒙 俞允深愧備員輔導職業罔修罪
不可逭伏望

皇上獨運乾剛俯從輿望即如

聖諭早為回京留心朝政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也臣等不勝懇悃迫切之

至

正德十二年九月

題為披瀝血誠上請 迴鑾以安衆心事臣等連

日在閣中不見文書發下詢之道路皆謂

聖駕復出遊幸初意以為或在近郊去處即日可

回今日已時忽得巡關御史傳報 聖駕於本月

二十九日酉時到關開門出去臣等聞之十分憂

惶不知所措竊惟居庸關外臨邊境比虜不時出

沒為寇正統十四年

英宗皇帝誤為奸臣欺蔽妄言親征遂致

英皇陷於虜廷京師大變後雖將奸臣凌遲籍沒
事已無及往事未遠可為明鑒今

陛下無故遠出關口之外自蹈不測之危不思

宗廟社稷之重不念兩宮太后之憂文武群臣
視之如無一日萬機置之不問恐不可以聞於天
下後世也然邊境險阻胡虜不時出沒

陛下亦豈深知其故而樂於輕出哉必有左右近
習之人蠱惑誘引以至於此此輩縱不顧惜

朝廷亦不自恤其身家不知彼欲何以為計也臣
等職居輔臣不能極諫匡弼瘼曠之罪大矣伏望

陛下俯覽臣等此奏即日 迴鑾以慰中外人心

仍乞亟 賜明旨上請 兩宮下命文武群臣會

議將 朝儀國政何處 奏聞內府皇城何人居

守庶處分有定而人心少安臣等不勝忠憤激切

待罪之至

正德十二年九月

伏自八月下旬

聖駕巡邊至今已經三十餘日昨日始傳聞駕在
陽和城邊外達賊擁衆數萬離陽和三四十里下
營又縱賊數千四出哨掠臣等在廷之臣不勝憂
懼除白羊口古北口黃花鎮三處兵部已遵照先

次有行事理催督原差官員領軍分投防守外衆
議即欲選撥京管人馬前去護駕策應該部未奉
明旨不敢擅行切慮此虜覘知 聖駕在邊日久
潛結醜類陸續而來其勢必大調到遊騎兵相機
戰守固難遙度其隨駕官軍且宜持重堅守城堡
不可輕出追逐貪功致墮賊計又慮陽和孤城所
積糧草不多萬一虜賊率衆圍城兵糧不繼未知
何以禦之及聞宣府等處軍馬今皆調去陽和萬
一虜賊乘虛分擊不知設鎮又將何以為備今京
城內外未有欽依撥軍守衛萬一虜賊分兵入寇

京城之外必然被其搶掠恐不但如去年白羊口之事而已此實地方安危所係中外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或欲言之而不能達近日冰雹之降火星之殞災異甚著此殆上天仁愛之意

祖宗陰佑之靈所以警告陛下者可謂切矣陛下聖咨英睿寧不為之覺悟乎至於左右隨從之臣亦皆不為陛下懇惻言之謂之忠於

陛下可乎今事勢至此臣等身為輔導大臣若不深明利害痛切上言他日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為今之計欲望

皇上速令十二大鎮巡等官從長計處密謀布置保
護 聖駕亟為回京務要計處萬全有備無患其
在京在外各處官軍有該調遣防守策應及錢糧
馬匹有該應付開支等項俱乞

聖旨速傳以憑遵守施行如此庶幾內外有備可
保無虞不然臣恐邊鄙之患未已而門庭之寇肘
腋之變又有不可言者至矣今將前項事宜從權
計議擬票封進伏乞 聖明裁處

正德十二年十月

揭帖 近日傳聞蘆溝橋并楊村等地方盜賊生發
所在成群白日之間阻截道路肆行劫掠各處解

納錢糧興販貨物及往來公差官員人等多被其
害又京城內外乞丐甚多往往在市搶奪食物人
不能禁或扶老携幼鬻鬻男賣女骨肉自不相保凍
餓而死者不可數計蓋由今歲畿內大水禾穀未
登米價湧貴加以賦役科派之多民不聊生流離
困苦起而為盜無恠其然伏望

朝廷急降綸音講求彌盜安民之長策速為施行
庶幾可以若消禍患之萌而其本又在

陛下之心一轉移間耳今郊祀天地時享

大廟正旦朝賀各項大禮相繼在適

陛下能一一慎而行之則天心眷祐 宗廟歆享

臣民歡戴而海內蒼生皆將鼓舞於春風和氣之中區區寇盜誠有不足慮者矣謹將一二寬恤事

宜擬旨封進伏乞

聖明裁察

正德十二年十月

奏為自効不職乞

賜罷歸田里以逭罪愆事奉

聖旨即今尚有邊報未寧目下不得便行所有閏十二月初一日起照舊差官輪流看牲不誤

大祀天地爾各衙門大小官員各要安心辦事欽

此臣等拜稽之餘涕淚交下竊惟 郊祀天地

聖駕看牲乃 朝廷第一大禮我

祖宗以來每遇 大祀皆於十二月初一日親往
看牲然後文武群臣以次輪看至今百五十餘年
一遵 成憲莫之有改今奉

聖旨止是差官輪看是看牲大禮廢自今日傳之
天下人心驚疑臣等遇此大事不能據禮執奏
聖諭乃欲臣等安心辦事不知在此所辦何事犬
馬之心豈能自安乎況今 聖駕在邊日久軍民
困苦物力匱竭意外之患難保必無臣等日夜憂
懼寢食靡寧已嘗累次具本陳請未覩

迴鑿伏而思之臣等待罪禁垣職專輔導守既不

能積誠獻納以助 聖德又不能極力焚襄以修
聖政至使前項大禮亦將廢而不舉皆由臣等竊
祿緘默以至於此上負 厚恩下干清議不職之
罪誠有不能以自逭矣伏望

皇上俯察愚誠奮施乾斷亟將臣等即日罷歸田
里別選才賢代居重任庶幾沃心之論採時之策
或有補於 聖明之萬一也臣等無任激切殫越
俟命之至

正德十二年
十二月

題為懇請 廻鑾以親庶政事近日傳聞大同西
路達賊數萬擁衆東行及陽和邊外煙火不絕竊

念北虜近日深入應州等處搶掠已蒙

皇上分命將士追襲剿殺遁出境外然夷情諂詐貪利無厭或歆糾合醜類潛謀大舉不可不慮所有各該邊關防守事宜并京營選練人馬聽候調用及動支錢糧等項各該衙門未敢擅便施行緣今居廡關有旨守把不容差人往來各衙門文書既不敢頻數赴奏又不得面奉 綸音前項緊急機務不知何以處之臣等晝夜憂思不知所措伏

望

皇上留心政務勅令司禮監將內外各衙門一應

文書上緊奏請裁決發下所司以憑遵行仍乞特
降明旨遇緊急軍情該部即查議處置停當許
其徑自差入馳奏行在庶不有誤允望

皇上審度機宜早為還京以修內治以防外患不

勝至幸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

揭帖看得佛朗機國

皇明祖訓并諸司職掌等書原無開載洪武年間
太祖皇帝因南海諸蕃國地方每年蕃船往來進
貢及買賣之人多有詐冒不實特命禮部置立勘
合文簿但遇彼國差來之人俱要比對破墨字號

相同方可聽信今本國雖稱齋捧方物前來進貢
既非舊例該貢蕃國又無來歷堪信文書一旦遽
欲入貢請封儻有假托詐冒情弊或奸人聞風因
而倣效往來勾引致惹釁端地方利害關係不小
況傳聞本國自恃強盛經過滿刺加國及蘇門答
刺國皆行剽劫若將來既受 朝廷封命給與勘
合文書不無愈肆奸計且使海外諸國聞之不得
以自盡其敬順之誠其於事體誠有未宜合無仍
如該部所擬照依先年巴西國事例行令本布政
司將使臣人等以禮犒勞抽分貨物量給價值其

題為緊急賊情事近日武清東安等縣蘆溝橋及

清河店等處四面俱有盜賊生發少則四五十人
多則百十餘人披帶盔甲兵器擺列馬隊旗號劫
掠村店燒毀房屋殺擄人口搶奪財物敵殺官軍
數多徃來公差內外官員人等悉被其害道路為
之不通而京城之內東直門大時雍等坊強賊白
日殺人劫財亦徃徃有之即今各該地方報到賊
情殆無虛日該部奏請調度軍馬支給錢糧未奉
明旨難以擅便施行不無有誤事機臣等竊思前
項盜賊固由饑寒窮迫不能聊生以至於此實亦

數月以來窺知、聖駕巡狩邊境京城居守無人
投間抵隙肆無忌憚若不及早撲滅恐致日漸滋
蔓不但如近年流賊之禍而已伏望

皇上以宗社為憂以生靈為念亟為還京庶幾
諸司章奏易於上達九重裁斷便於奉行彼疆
梁不逞之徒不待剿捕而自然潛消退伏矣此實
治亂安危之幾臣等故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儻蒙俯垂聽納天下幸甚

正德十二年
閏十一月

揭帖近該大同鎮巡等官奏報達賊約有七萬餘

騎近邊駐劄搶掠勢甚猖獗然聞聖駕今已駐

蹕大同調集各路軍馬皆至仰伏 神謀睿筭分
布將領委任責成相機防守賊衆聞風退避指日
可待矣但恐虜情莫測設伏詐北誘引我兵萬一
輕出追逐致墮賊計未免有損威重臣等雖云書
生未閑軍旅常聞諸老兵宿將皆以為然誠不可
不深為之慮也又恐此賊一旦潛謀分散深入各
該關口兵力寡弱京城內外設軍守衛未奉
明旨處分所以臣等將前項事情昨已具本奏聞
并擬票封進伏乞

聖裁示下以便遵守

正德十二年八月

題 為保護 聖躬計安 宗社事近日

皇上遠出遊幸大小臣工憂思迫切罔知攸措竊惟天子履九重之尊統萬乘之重內而百官之所承式外而萬方之所瞻戴其關係豈細故哉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敬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則身不被人所窺國必不失若恃安忘備則姦人得計身國不可保矣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敬備於心此我

太祖居安慮危出入加謹如此其至謨訓昭然萬代如見 聖子神孫所當敬守而不可忽者也今

聖駕之出已經數日草野之間駐蹕何所風露之
下起居何為在朝文武群臣日候朝參經旬未覩
天顏諸司事務往來傳奏於數百里之外如有機
密重情豈能遽達當此危疑之際安保無奸慝竊
發之虞仰惟 聖性英哲洞見幾先豈有知不及
此但恐左右獻諛希寵之徒妄言外事蠱惑

聖聰不知貽患至此今各處地方大水災異非常
人民饑饉遐邇怨嗟不得遂其生者多矣天意人
事至此已極況今 聖嗣未生儲副未建中外人
心惶惶憂懼 陛下奈何置之度外而不加之意

乎伏望 皇上留神政務屏遠群小以導迎和氣
培植邦本仍乞特降 綸音勅令廷臣集議選取
宗室近屬一人育於宮中俾之日侍左右以安人
心臣等謀猷罔効心切憂懼不忍緘默不言以上
負 聖恩下誤國事惟

陛下熟思而審處焉天下幸甚

正德十二年八月

題 仰惟

皇上去歲巡邊將及半載中外人心憂虞不定今
幸覩 聖駕回京舉行 郊祀慶成之禮神人胥
悅遠邇騰歡近日聞之道路皆云 聖駕將復有

遊之舉臣等固不敢信然亦可為先事之戒竊
惟自古帝王雖以武功定天下而恒以文德致太
平故有虞之時三苗負固不服帝舜誕敷文德而
有苗來格漢武帝窮兵黷武卒致海內虛耗後雖
有輪臺之悔然亦晚矣後世人主當以虞舜為法
以漢武為戒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饑饉
餓殍盈途朝廷每每差官賑濟猶恐民不聊生
若復師旅經過勞費當益不堪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保守之不易
深居大內願養天和上以奉兩宮之權下以俟

前則星之耀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正德十三年正月

題

為懇請

迴鑾以承

天意保安

宗社事伏

覩

皇上巡狩回京未及半月又復輕騎出關臣

等愚昧不知

陛下今日之出何為如是其急也

且

聖駕前自宣府起程將回數日之間天色澄

霽風日融和物意皆為之暢達雖有一日之雪猶

為豐年之瑞至於

祀行禮慶成錫宴之時亦

皆天氣晴朗無少陰晦可見

宸衷開悟天心悅

懌有如此者中外臣民曷勝懽慶迨夫

聖駕之復出也數日之間日光陰晦風氣悽慘雨

雪之餘繼以大霧昏濛竟日咫尺莫辨上天示戒
一至於此甚可畏也伏望

皇上審察幾微仰承天意以邊塞非天子所宜居
以遊畋非明主所當務斷自聖心亟命旋蹕庶
幾人事以正天意以回宗社靈長之福可保於

無窮矣

正德十三年正月

揭帖 近日奉旨令臣等撰寫分守潼關御馬監

太監黃玉勅書看得各處關隘如居庸紫荆倒
馬鴈門寧武偏頭等處皆切臨邊境所以先年設
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官員潼關名雖為關實係

腹裏地方比與各項邊關不同 祖宗以來並不曾設官分守今一旦無故創設此官有礙舊制以此該部兩次執奏欲將黃玉留待別處分守有缺委用臣等仍如該部所擬謹將原票封進伏望
聖明裁納

摺帖看得正副使領占扎巴等各該賞賜應付并買辦食茶絹布等物出給過關勘合已該禮部題奉 欽依都照舊例行今又奏要換買食鹽等項該部查無舊例難以施行臣等擬票封進未蒙批出且鹽法之設本為接濟邊儲緊急之用近年以

來廢壞已甚若此端一開則任意多買夾帶與販
騷擾地方貽害不可勝言合無仍照前旨俱如舊
例而行其食鹽舊例所無者斷不准給庶於事體

允當

正德十三年四月

題為早賜 廻鑾以全聖孝事近日

皇上以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祔葬在邇親詣

六陵祭告於四月初二日行禮已畢經今半月未

覲 廻鑾傳聞 聖駕復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

幸未已切思 梓宮在殯奠獻久虛發引之期未

奉 明旨 陛下何為遽忘哀戚而遠涉數百里

之外哉且前日 陛下之謁陵也本出於一念孝
思之誠有不能自己者今乃從事遊獵日久未回
則人心皆疑惑以爲

皇上特借此祭告之名以爲遊幸之計耳其於
聖德不無少損况東北一帶地臨邊境山路崎嶇
人煙稀少加以地方災傷之後盜賊充斥之時

陛下駐蹕不知何所扈從不知何人鞍馬跋涉之
過勞飲膳起居之違節皆所不免

陛下縱曰心樂乎此然本非至尊之所宜也臣等
日夜憂恐不敢自安伏望

皇上思宗廟社稷之重審治亂安危之幾斷自聖心亟旋法駕留神政務致孝山陵以遂臣民

之願不勝至幸

正德十三年四月

題為宗社大計事臣等猥以庸愚荷蒙

皇上簡任官居內閣身為大臣蓋將責以股肱之義資其輔弼之忠非徒取其充位而已也仰惟陛下聰明神武出於天賦信有堯舜之資然而天下望治之心恒若有歉於唐虞之盛者此無他蓋皆臣等尸位苟祿輔導無狀之罪也邇者

聖駕時出遊幸踐歷邊關涉危冒險經旬累月於

凡朝參奏事時節慶賀廟社祀享與夫四夷朝見之類率皆因循簡畧蓋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未見者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懼哉往者固不可追而來者尚當知戒今幸聖心開悟還居大內正宜涵養聖德修明庶政以慰中外人心之望茲乃復聞有巡狩之舉欲令臣等撰寫勅書宣示各邊臣等聞之惶汗無措况今各處民窮財盡盜賊縱橫夷虜猖獗意外之患或出於倉卒之際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伏望

聖明念皇天眷命之隆重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上而 母后長懷倚望之心遠
而宗藩每上問安之奏下而百官萬民之所瞻戴
遠而四方萬國之所聽聞一身關係其大如此自
今以往願養性體深戒無益之遊端拱穆清載布
維新之治則 宗社無疆之慶端在於是而臣等
負恩誤國之罪亦可以少逭於萬一矣

正德十三年七月

題 近該兵部欽奉

手勅

云

勅旨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臣等相顧失色惶
惑累日不意 聖明在上而有此舉措甚非所以
傳天下示後世也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

方萬國皆其臣妾天尊地卑之禮上冠下履之分
截然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
軍名號至欲加以公爵無故自損下同臣庶是天
地可以易位冠履可以倒置矣此事理之甚謬名
義之甚乖而不可聞於人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興言及此良可寒心不知 陛下何為而樂此乎
或曰此乃 陛下假設之辭姑以為戲焉耳嗚乎
世之人孰不貴尊而賤卑喜祥而惡異不避之名
無故而加諸人則必拂然怒是以古人於執玉高
卑其容俯仰之類尚以此占其禍福天子無戲言

而可以假設為哉况人君一言一動上通於天不可不慎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至今尚未帖然若復聞此其為疑懼又當何如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

祖訓指此為言具本上請奉知 陛下將何以應之或又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言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 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者也伏望

皇上念崇高富貴之位不可以自輕審治亂安危之幾不可以少忽特勅該部亟罷前旨庶幾可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然臣等殆不知死所矣臣等忠憤所激言無倫次冒瀆天威實非得已儻陛下鑒其愚而用其言則臣等雖遭誅殛貶竄以汙斧鑕以禦魑魅亦不敢辭也臣等不勝惶恐殞越待罪之至

正德十三年十月

題為禮儀事正德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恭遇

萬壽聖節例該在京文武群臣至期行慶賀禮其王府并在外文武大小衙門及土官四夷人員又

皆齋進表文方物詣闕朝賀今日期漸近未覩

迴鑾竊惟國家禮典莫大於朝賀豈高呼萬壽乃臣
子祝頌君上之誠有不能自己者然非萬乘之尊
親臨黼座則在朝之臣旣不得以仰瞻日月之光
而遠方之使又無以俯遂其朝宗之願帝王之御
世豈宜有此耶况我 祖宗以來百五十餘年儀
式具存每歲行之未之有改至於今日而乃欲盡
棄之豈不深可惜哉又况禮之存亡繫於一身繫
於天下者甚大安危治亂恒必由之誠不可不慎
也伏望

皇上守祖宗之成憲不敢以少違重朝廷之
大禮不恣以遽廢澄心靜慮舍舊圖新務全盛典
以慰人心實宗社無疆之慶也惟

聖明鑒察而採納焉

正德十三年九月

題為處決重囚事照得每歲法司會審過重囚例
該冬至前處決先期該科三覆具奏奉有

欽依押赴市曹行刑之日各犯家屬又有訴稱冤
枉在於登聞鼓下遞狀辯明直鼓給事中隨即封
進取旨定奪此係祖宗舊典累朝遵行已久所
以欽恤刑獄慎重人命固不容於不殺亦不忍於

必欲良法美意誠聖子神孫之所宜世守而不可
忽者也去年該次囚犯因 聖駕在外有旨都且
監着并今年囚犯該決者總計不下百十餘人即
今冬至漸近又當處決時該科三覆奏本送下擬
票臣等未知所處將欲如上年暫留不決歟則犯
法者不死奸宄何所懲戒且犴獄積多已不能容
亮憲構結恐生他變此事理之甚不可者也將欲
遽行處決歟則臨刑之時各該鼓狀應與辯理者
何以遽得 明旨臣下又安敢擅便議擬乎此事
理之尤不可者也蓋生殺威福之權本出自

朝廷非人臣可得而干者况今當朝綱廢弛之餘國勢危疑之際若復於此重事萬一處之不得其當則主柄下移成規中廢刑罰之用無以畏服人心治亂安危之幾未必不由於此伏望

聖明俯鑒輿情亟為振旅還京將前項重務一一遵照舊例而行獨渾乾剛渚消禍變臣等不勝至

願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

題 為陳忠悃以保安宗社事伏自去秋以來

皇上時出遊幸人心安懼違不安然宣大猶在近京之地彼時胡虜僨孔幸賴神靈默祐得無他

虞今又聞 聖駕自偏頭關渡河而西遠幸延綏
等處驅馳道路經冒雪霜以臨危險不可測之地
切慮我軍暴露日久疲困已極而河套虜賊近日
自固靖臨鞏諸處搶掠人畜滿載而還勢衆力强
其情叵測萬一乘隙突出為寇顧我疲困之卒何
以禦之 陛下縱不自愛其如 宗廟社稷何且
今沿邊城堡糧草在在缺乏六師經過日用不貲
鎮巡等官節次奏討銀兩緣帑藏空虛既無所積
而各處運司引鹽又開中已盡該部計無所處只
得連年開行納銀事例及差官四出催督小民逋

賦而已事勢窮迫一至於此不知明年又將何以
為計蓋天下錢糧歲入有限近日各鎮用過銀百
十餘萬皆往年所未有者 陛下何為無事而糜
費若此也又延綏去京數千里奏事人員往回動
經五六十日一應軍馬錢糧機密文書未免稽遲
不得即時發出誤事非細况 聖駕之出今已四
閱月矣在朝臣等遙望 天顏固無由得遂瞻戀
之私至於 聖母在上豈不朝夕懸望思欲一見
陛下乎 陛下孝誠久曠問視之禮亦豈不為之
感動乎又况明春郊祀看牲在邇此尤

宗敬天之典禮與尋常祀典不同 皇上之所
以祈天永命維繫人心者正在於此誠不可少
忽也臣等已嘗具本再三陳請未奉 俞音則廢
事誤國之罪其何以自逭於天下乎伏望

皇上嚴郊祀之敬謹慈闡孝樂禘可以久稽財用
不可以妄費慎攝聖躬深防虞患則保安

宗社之大計誠無以踰於此者矣臣等無任忠悃

迫切之至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

奏為辭免賞賜事本月初八日伏蒙 頒賜臣等銀
牌各一百面紅紵絲各一疋拜稽之餘不勝惶汗仰

惟陛下念虜寇為患遠臨邊境經閱歲時今方
振旅還京聖體勤勞至於如此臣等輔導無狀罪
戾日益以深曾何功之可言而乃曲荷優容驟加
賞賚臣等捫心揣分其能以自安乎况有功受賞
則無功者斯知所激若賞及無功則有功者亦不
知所勸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收回恩命將所賞物存留內帑
以待將士之有功者庶幾恩賞不至於濫及而臣

下之罪戾或可以少逭矣

正德十四年二月

臣等近日具本進繳 勅諭伏奉

聖旨朕今不時巡狩勅諭不必嚴備寺閣公之
不勝憂懼又風聞 聖駕欲往山東江浙諸處臣

等以為 皇上比歲以來數出遊幸宮城之內居

守無人諸司章奏動經數月未見裁處內外遠近

惶惶不安今幸 聖明洞悟撥旅還京 郊祀禮

成人心方慰而乃復有此不時巡狩之旨臣等益

加憂懼切惟東南乃國家財賦所出之地連年大

水為災兼以征徭繁重百姓不堪困苦若復軍旅

經過日費不貲不知何以供應且襄河一帶路狹

水淺即今營建大木及漕運糧船尚不能依期到

京儻又加以皇船數多擠擁而行大木必前運船
必不能至誤事匪輕伏望

皇上端拱穆清願養聖體以延椒寢之祥明詔天
下自今以後不復巡遊至於內外衙門一應政務
各責之所司照舊舉行其調來各處邊軍量給賞
資遣還本鎮操守隨侍偏裨等官令該部查議量
其才能奏請擢用如此則人心以安禍患可弭矣

正德十四
年二月

近日以來竊聞

自王上還京之後起居有時飲食有節省寧乞章奏容

受直言巡幸之意漸已稀少臣等方切喜慰今皇
該司禮監遞出揭帖令臣等撰寫鳳陽

祖陵皇陵南京孝陵并各王墳行禮祝文儀注及
各王府稱呼字樣臣等駭愕不知所謂竊疑

皇上南巡之念猶未能息也考之我朝各項禮儀
具載 祖訓禮制諸書止有各王朝見君上之禮

並無天子親詣各王墳行禮儀注其王府表箋章
奏皆稱某王臣某某將軍臣某某若朝廷因事降勅
則曰勅某王或寫善賜之則隨其行輩稱曰曾叔
祖叔祖叔或曰兄曰弟曰姪別無親到王國當面

稱呼字樣其鳳陽南京各陵凡遇歲時節令止是
遣官祭告亦無親祭祀文儀注此係

祖宗舊章成憲百餘年來孰敢輕易損益所據前
項儀文難以擅擬伏望

皇上謹天道之變異察人心之危疑亟降

綸音停止遊幸則宗社靈長之福端在是矣

正德

十四年
三月

密勿稿卷之二

正德南征時十四通

查得先年寧夏真鑄反叛

朝廷命將出師之時曾頒 詔書告諭天下今江西宸濠悖天道謀為不軌殺害守臣林文劾郡縣地方被其荼毒比之真鑄罪惡尤甚

皇上親統六師奉天征討與尋常遣將用兵事體大有不同正宜照依前日 明旨頒降詔書大誥

天下使知宸濠罪大惡極覆載之所不容王師之出實非得已臣等所擬寬恤事宜惟欲剷除首惡分釋脅從固結人心保護邦本謹隨揭帖封進伏

望 聖明俯垂睿覽即賜施行天下臣民不勝歡
慶

獨帖

看得宸濠悖逆朝廷已革其王爵削其屬籍

但未明詔天下天下之人恐尚未知宸濠之罪大
惡極至於如此故近日各處題奏本內往往仍舊
提寫寧府字樣見者皆憤惋不平實於事體未便
今臣等再行撰擬 詔旨上請定奪其一應寬恤
條件俱各停止俟大功告成之日另議施行則人
心慰安而逆賊指日可擒矣伏乞

聖裁

正德十四
年八月

仰惟

皇上親征神威遠震旬日之內江西逆賊遂已成擒餘黨解散海內臣民曷勝懽慶臣等尤有私愛過計不敢不為

陛下言之伏見近日宣府奏報興河城等堡達賊下營長濶數十里日遣輕騎千百成群入境侵擾已調大同遊兵前來懷安城往割但慮各邊軍馬調去南征數多在鎮軍馬缺少未免顧此失彼伏望皇上軫念西北重地萬一倉猝有事恐難支持合無將調去南征軍馬量賜掣回本鎮照舊防

守仍乞 聖明審度進止或專命親信重臣前去
江西會同都御史王守仁將生擒斬首逆賊名額
及逆黨家口財產等項逐一查處停當奏請定奪
如此則 陛下既有以全內安外攘之至計又有
以收南征北伐之全功矣兵部覆奏大同遊擊孫
鎮本內亦是此意通乞 聖裁

王德十四
年八月

題為恭請

聖駕還京以安人心事照得近日孽

藩宸濠肆行叛逆

皇上念宗社大計不得已恭

行

天討先聲所至威武振揚是以地方守臣仰

遵

廟謨元惡就擒餘黨悉滅正宜即日班師還

京御朝宣捷百官致詞稱賀候定濠囚檻至日
通行各處親王議罪多官會問議擬明白奏請定
奪然後詔告天下此事體重大難以遲緩不可不
亟為之處也臣等尤慮聖駕在外巡遊未已陸
路有跋涉之艱舟行有風波之險野宿有震驚之
虞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以萬乘之尊四
方觀聽所繫而可輕自貶損忽畧一至此乎且師
旅經過日費不貲糧餉之給竭於民之所供物用
之需盡其地之所產馬匹兂及種騾船夫役至孤
婺州縣正官多被逮繫驛遞衙門半已逃亡河道

阻塞糧運稽遲商賈不通物價湧貴官府政務俱廢居民室家不保至如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令隨行凡若此者皆自來所無之事豈不大為

聖明之累哉况今各處地方災異迭見京師乃

宗廟社稷之所在而今日地震不寧江南乃國家財賦之所出而連年大水為患他如宣府水雹大如盤甌陝西大風至於拔木其餘水旱蟲蝗火災

不一而足召災致變必有其由又今北虜擁衆在邊畿內盜賊蜂起而邊兵缺少未見制軍回又况京城之內居守無人諸司章奏久不得出卒有事變

可爲寒心伏望 聖明上畏天變下恤民窮不惑
於浮言不牽於逸說早賜凱旋脩明庶政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大慶也臣等愛君憂國惓惓

愚悃不覺至此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正德十四年九月

疏 看得兵部本內款行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大

臣并五府掌印僉書官令各自陳蓋因今日江西
逆賊欲犯南都根本重地武備不可不脩故有此
議似亦相應今聞 聖意欲令南京該衙門查奏

定奪緣前項武職大臣自成國公朱輔而下不過
十餘人其賢否莫逃於聖鑒之下該衙門難以擅

便議擬合無仍照原票令其自陳去留惟上所命
則恩威出自朝廷亦以見

皇上體貌大臣之意伏乞

聖裁

正德十四年十一月

題該司禮監太監傳奉

聖旨

云云臣等仰惟

皇上一聞大行大皇后崩逝趣駕還京不過信

宿梓宮在殯又朝夕奉奠几筵躬行奠獻未忍暫
離聖德大孝傳播四方凡在臣民無不感動今乃
奉有前旨欲往山陵親視其工固知哀傷追望之
情發自聖衷而人心不無駭異在禮居喪寢苦枕

塊不敢於出入 皇上居喪哀人天下方殷皇
子遠離若復經日遠出尤非所宜其山陵開隧與
二自有各該衙門官員遵奉於供事

祖宗以來並無親往視工之例況今禮部等衙門
累請視朝 皇上批答據禮部情奏恐視朝但勉

導 遺詔備從所請是視朝尚不可輕出願可遠

詣 山陵於百里之外乎又况視朝之日例該制

諭禮部議上尊謚數日後禮部上尊謚議又數日

恭上尊謚冊寶又數日 頒詔天下各項大禮儀

相繼在邇所當舉行萬一此禮稍有未盡則何以

慰 九廟之靈解宗藩之惑安天下之心垂萬世
之訓哉伏望

皇上益隆聖孝恪遵禮制山陵之後付之所司不
必自徃看視輕廢几筵之禮則

皇上一念孝誠真足以格天心而孚衆望矣臣等
不勝哀痛迫切之至

正德十四年

為辭免賞賜事伏蒙

皇上以臣等題寫錦旌各賜錄五十兩紵絲二表
裏新鈔三千貫臣等仰見 聖心慎重喪禮特循

舊典有此頒賜下情不勝感激但思前項供事乃

臣等職分之所當然值斯摧哀之時願受厚賞心
殊未安況今營造喪儀所費不貲而各處災傷錢
糧蠲免府庫空虛經用告乏款聖

皇上少加睿慮將前項賞賜收回內帑仍乞今後
凡百經費務加節省以為足國裕民之遠圖則臣
等受賜大矣伏惟

聖明鑒納 正德十四年

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

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
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

為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孽息蕃育豈可禁乎至於
十二支生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筭星命之說鄙
俚不經不可為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古者嫌名
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嫌名今
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况民
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
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
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其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
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勅所司追寢前旨仍

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民各安生業毋致驚疑則
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臣等偶有見聞不敢緘

默伏乞

聖裁

正德十五年二月

題

為恭請

迴鑾舉大禮以安人心事正德十五

年二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

聖旨朕親統六師正名討賊今各該罪人既以次
擒獲待解到之日隨即班師回京告于

郊廟仍恭行大祀之禮其考察天下朝覲官員

并殿試傳臚等項及孝貞純皇后大祥告祔一

應禮節亦俱於三月內次第舉行爾内外文武大

小官員宜各安心辦事欽此臣等伏聽 明旨拜稽之餘因以仰窺 皇上慎重大禮慰念臣下之至意大小臣工無任歡慶茲者佇俟日久不聞旋蹕之音臣等下懷未免轉生疑慮豈有

聖明在上而肯失信於天下乎切惟 大祀之禮我 祖宗以來皆於正月行之今歲改卜二月看牲官員自去冬十二月初一日為始至今百十餘日輪流未已時既屢更嫌於褻玩况春丁

社稷之祀俱未舉行神人之間兩有未安者

孝貞純皇后大祥在二月初二日禮宜即時拊

廟祀享雖欲擇吉亦當不出數日之內今又將及禫期而改卜至再揆之禮制似有未宜又天下諸司入覲官員本以朝正爲名今到京數月尚未得一覲天顏吏部雖已會官考察上請黜陟未奉定奪難擅放回各該官員俱係司府州縣掌印正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雖有署印官員豈能一一幹理乎至於禮部會試中式舉人例該三月十五日皇上御殿策試讀卷傳臚具有

皇祖舊規此尤國家登庸賢俊之重事亦不可以大緩者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

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發出施行以上事情臣等
累曾具本奏請未蒙允納若知而不言言而不達
則臣等固不能辭其責若陛下聞而不行行而
不決亦恐無以自立於天下也況今沿河一帶連
歲災傷餓莩盈途六師屯駐供億繁勞民窮財盡
意外之變尤切隱憂者之宣德二年

宣廟親征漠庶人於八月初十日出師至九月初
六日還京計其征伐之期一月之間輯寧邦家貽
謀弘遠伏願 皇上俯察 祖德俯順人心務懷
遠圖用全大信亟命 聖師回京悉照前旨將各項

禮典以次舉行仍先將各衙門題奏文書照常發
出母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臣等大馬微誠不勝

惓惓之至

正德十五年三月

為懇請班師以慰人心以安宗社事通者宸

濠叛逆旋已就擒尋奉明旨待解到之日隨即

班師人心皆為之喜慰今聞停紮南都亦已數月

陛下以萬葉之尊六軍之眾暴露於外尚未定有

還期則人心之喜慰者又未免轉而為憂

兼屯駐使億既繁而倉庫在在空虛夫始

集既多而州縣日苦後從征將士行

集既多而州縣日苦後從征將士行

無父母妻子之念地方人民貧困已極常有死
轉徙之虞又近日以來京畿及山東河南等處盜
賊竊發百十成群隨撲隨生不能禁止今日之事
豈不大可憂哉豈不大可懼哉此無他蓋以

聖駕出京既遠歷時既久居守無人政務廢弛其
勢必至於此也然此特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況今罪人既得理當奏凱之時天氣漸涼正可班
師之日伏望

皇上深戒逸遊務存兢業亟降 明旨振旅還京

將各項典禮以次舉行不勝至願

正德十五年八月

題近日傳說

皇上班師已離南都不日奏凱還朝內外大小臣工聞之不勝懽慶但今各衙門題奏文書已該臣等擬票封進自去年八月以後至今年正月二月尚有多半未曾發出以致各衙門本內徃徃皆稱未奉 明旨委的前後事情不相照應難以遵行况中間多係重大緊急事情不可遲誤者且如吏部推用南京操江并鄖陽貴州延綏等處巡撫都御史并各處布按二司方面官兵部推用寧夏遼西各官皆係遼方重地鎮巡重任日久缺人辦

事甘肅地方先年起送進貢夷人差官查理明白
又留位在關及近日備辦機并滿刺加占城等國
進來番文書事干地方俱未見有反置夷情反覆
不可不慮其江西地方逆賊雖已就擒而荼毒之
餘軍民十分困苦見今賊匪未論刑賞太遲至如
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遠盡忠死節天下之人皆痛
憤之今已一年之後尚未顯加褒恤何以激勸人
心况今天氣漸寒河道將凍伏望

聖明俯察輿情早旋 法駕仍令通查前後齎奏
文書發與各該衙門遵守施行庶幾政務不廢人

心稍安矣

正德十五年九月

題臣等欽奉

勅旨於本月二十五日恭詣

行在伺候朝見伏聞

聖意欲將逆賊宸濠并拱

櫛等一十四名就在本處議罪行刑切惟宸濠悖

逆天常滅絕人紀肆行反叛覆載不容速宜明正

典刑以雪神人之憤但我朝

祖宗以來凡議擬大罪必於內闕即古廟議之意

處決重犯必於市曹即古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

意此乃一定不易之成規况前項逆賊

聖駕親征之時嘗告于

郊廟社稷然後出師今

日奏凱還京豈可不行祭告以答庇護之靈貺乎
合無待到京之日以賊平班師先行祭告俟郊祀
禮畢仍照近日題奉欽依事理獻俘之後將各該
反逆重犯應處置者即為處置應會問者通行會
問議擬明白奏請定奪然後詔告天下如此則大
禮既舉大法以彰國是不挫人心足定我

皇上攘外安內之功兼備而無遺矣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

題

近日以來伏聞

聖體漸復康寧大小臣僚不勝懽慶自今以往尤
宜倍加調攝凝神靜慮願養天和凡一切遊翫動

心勞形之事悉置之而不聞止之而不為斯可以
收勿藥之全功也臣等尤念 郊祀慶成獻俘頒
詔等項禮典皆已另擇日期尚未奉有

明旨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誠不可以太緩者
况此後又有 殿試冊封等事亦當相繼而行但
今 聖躬初愈不宜過勞前項禮儀該部題有獻
俘奏捷一節蓋 聖駕親征與尋常命將報捷不
同况首逆宸濠既已處置而各起罪犯又已有旨
法司會問所據獻俘揆之事體似亦可免伏乞

聖裁

正德十六
年正月

惟
仰

皇上凱旋之日禮宜即時頒詔天下一以告大功之成一以布大賚之恩今

聖駕還京兩月餘矣臣等已嘗撰擬

詔旨進呈御覽適遇 聖體違和未蒙發出施行

昨聞欽天監擇日欲在郊祀之後然此與郊祀事

體自不相關未郊之前亦可舉行况今各處地方

水旱相仍災異迭見歲用錢糧小民拖欠數多各

邊軍士月糧經年無支該鎮奏討殆無虛月款徵

之於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於官而帑藏已空間

閭之間愁苦萬狀饑寒所逼瀕歿為非者在有
之其畿內州縣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盜賊百十
為群白晝公行劫掠居民被害行旅不通若非早
為拯救大加寬恤則將來事勢誠有大可憂者即
今遠近人心朝夕懸望德音之降真如大旱之
望雲霓其情不容以暫已者伏願

留神省覽將前項

詔書早賜頒降以慰四海臣

民之望則德澤廣施和氣充洽人心悅懌而天意

可格矣

正德十六年二月

密勿稿卷之三

清神政時新紀道

今早伏覩

皇上御門視事宣諭禮官臣等仰瞻

天表喜慰良深退至閣中該司禮監官傳送下
御批題奏數本拜觀之餘竊幸

陛下躬覽章奏

親御宸翰字畫端勁真得心正筆正之意

陛下勤政務學之盛節見於更化之初如此可為
天下賀也尤望

陛下緝熙無間日進高明以延

宗社無疆之慶不勝感仰之至

正德十六年四月

題

看得

天壽山守備太監某近日蒙調御馬監

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
為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總戎重務豈可授非其
人某昔在先朝儉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
不用正德年間廣緣守陵愈肆貪雲強占民田累
死人命數多尅削軍糧歲取動至數萬費放軍人
二千有餘恃勢為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
等前後六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究
援引之人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

皇上俯賜鑒納亟將其革去御馬監并園管管事
止令外私宅閒住別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
提督營務庶幾人心悅服而

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累矣

正德十六年五月

揭帖

聞得近日京城有等無藉之徒指稱皇親名
目強占人房屋地土搶奪人財物畜產真偽莫辯
人心驚疑今燕山衛指揮王延鶴建言內一件保
感里其意實在於此仰惟

聖明御極庶政維新中外欣然咸享太平之福
前項奸人所為萬一有之未免遺患戚畹上為聖

政之累如其果無亦可爲先事之戒茲臣等上請
明旨禁約嚴加懲治非徒以革絕弊端亦所以保
全戚里實防微杜漸之一事也伏乞

聖裁

正德十六
年五月

謹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
侈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物剝削小民脂膏有
傷治化有失人心至於官廳請名額營求護勅甚非
祖宗舊制仰惟

皇上新政之初剝弊除奸闢邪扶正以亦其一端
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得安等寺遵

照詔旨拆毀其於聖政深為有助臣等擬票
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
於國無損於民則留之可也廢之可也然此乃異
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於國傷風敗俗
下焉有損於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
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為說則他未暇論姑舉
近日劉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亦非本欲求
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畧不蒙其庇佑焉
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
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

正德十六年七月

題 為守成法恤人言以光新政事仰惟

皇上臨御之初推誠任賢虛懷納諫政令頒布悉從公論務復舊規十數年之奸蠹一旦剷除殆無遺憾中外之人稱頌 聖德切有至治之望夫何近日以來事或少變如法司奏上大獄某等已經多官會審明白擬以重典臣等依擬票旨未蒙俞允從復執論數次既而從中改俱得免死各犯財意既不入官有妻子者亦免緣坐止於發遣充軍而已命下之日莫不相顧竊愕以為此等罪犯人乃悉從寬縱上無以正國法下無以快人

其何以示天下後世之鑒戒哉皆以為臣等議擬之過而不知臣等之實不與也昨刑官舉以為言至謂失職誤國臣等叨居禁近輔德代言乃其職分如今日之事失職誤國之罪誠不得辭但念臣等前此所以堅執初議而不致阿諛順旨者本以求盡其職圖報於國也今職未能盡而乃來失職之譏國未能報而顧得誤國之罪臣等將何辭以自解亦何顏以自立邪夫朝廷之法乃上天之所命祖宗之所貽

皇上膺上天命討之責守

祖宗畫一文規豈容

有一毫輕重於其間邪况更化之初政令之臧否社稷之安危所繫伏望

皇上仰遵成憲俯恤人言亟將某等仍照多官原議寘之重典以垂後戒仍乞自今以往凡夫政令刑賞之施一以大公至正之道處之使臣等得以各盡其愚勉修職業以無負於維新之政庶幾少追誤國之罪於萬一矣伏乞

聖明采納

正德十六年十月

題為請讀事今日早該司禮監官傳奉

聖旨經筵日講免了待明年二月內來說欽此臣

等職居輔導聞命惶懼竊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
未有不以講學脩德為先務者仰惟

皇上天性聰明昔在 藩邸早勤聖學踐祚之後
山陵未畢即御經筵在廷群臣瞻望威儀莫不欣
然相慶以為復見太平氣象今方數月忽然傳免
雖先朝於隆冬大寒之時亦有暫免事例但今尚
在孟冬之月天氣未甚寒冷一暴十寒古人所戒
且聖學之勤與不勤政事之臧否天下之治亂安
危繫焉不可不慎也伏望收回成命仍舊日御講
筵務至大寒歲暮方行停止庶幾 聖學緝熙德

政修舉古帝王之治可以比隆矣

正德十六年十月

題為慎命令杜寅緣以保新政事近日節該兵部

傳奉 旨意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

壩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官員命臣等撰寫勅書

政令紛更中外駭異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采納忠言釐革弊政各處鎮守等

項官員勤慎無過者仍舊其有黨惡黷貨壞事害

人者固已屏黜更置殆盡見任各官類皆廉靜老

成事體漸諳不聞有何過失輒復傳旨更換舊任

若料已無擾於下新任者未必盡優於前而乃朝

更夕改徒爾滋整長奸夕謀沸爲宵以爲一寵由於左右請託結胎上及宮以六以諸廢之舊人則曰戚里之私謁 聖明新政以有此臣等實痛惜之且天子以天下爲一冬百官萬姓皆其臣子覆育之下容可少私若以選選爲親疎以新舊分彼此是豈王者至公無私之心哉

先朝權幸徇私干紀幾危 宗社亦

陛下之所耳聞目擊者積習既久餘風未殄所宜深惡而痛絕之豈可恣之使復熾而益盛乎伏望聖明深懲往輒昭示永監亟命兵部將前項傳奉

鎮守等項官員俱行停止原任者仍令照舊辦事
各該 勅書免令臣等撰寫自今以往尤願

皇上遵 祖訓之內令體乾剛以獨斷慎重王言

詳審政體固不可偏於聽信亦不可過於更張則

國是不搖而 聖治可保矣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

題 昨日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以 清寧宮後三宮被火宮眷居住稠密款
奉遷

武宗皇后居西城仁壽宮 賢德二妃居永安宮

宮臣等聞之不勝駭異切惟 西成二宮宮外護

相傳以為先朝廢黜幽閉之所武宗皇后母

儀天下十有六年豈可一旦遷居其內且

武宗皇帝以神器之重傳之陛下恩德甚大事

其 后妃禮宜從厚今康陵土尚未乾

陛下遽恐忘之邪又聞憲廟皇妃原居清寧

宮後今因災變亦欲遷於西城皇妃建寧

皇祖亦既有年與今皇太后實在同時親愛之

情不言可知偶然遭此回祿之變所當體念安慰

顧欲置之此地非惟

陛下之心有所未安恐

皇太后之心亦有所不欲也况今日災變實上天
仁愛警戒之意無乃近日以來政令所施處之容
有不當者乎

陛下正宜側身思過修德正事以答天戒豈可更
有非禮之舉以失 宮闈之敬拂臣民之心哉此
於事體關係甚大昨對司禮監官已嘗極論其不
可如已停止斯於 聖德無損不然恐天下之議
紛紛而未已也臣等職居輔導不容緘默伏乞

聖明裁納

嘉靖元年
正月

看得鎮撫司題參給事中閻闕御史曹嘉主

事李崧祥查勘草場違法事情要行提問隨該科道官文章論辯以爲該衛設計沮撓勘官款乞究治仍令閹閹等照舊自查勘奏本遠與鎮撫司本同日進入俱該司禮監官發下命臣等擬稟將閹閹等提問以科道官回護鎮撫司漏泄事情欵令罰俸曰話臣等議擬數次未蒙 俞允竊照閹閹等查勘草場行事委有過當但其遵奉 勅書惟欵事情明白跡涉於刻意本爲公既該鎮撫司參提朝廷自有處置各該科道官不候 明旨輒便具奏罪以回護亦不爲過但優容言官自是

朝廷盛德之事其與鎮撫司進本同日者蓋因齋戒將近亦偶然耳仰惟

皇上登極以來釐革弊政開廣言路天下臣民方稱頌之不暇前項舉措關係甚大合無將閭閻等免其提問科道鎮撫司官特賜寬宥并其餘俱如臣等所擬斯於

聖德聖政兩無所損矣

嘉靖元年十月

題今早該司禮監官傳示

聖躬已就康泰將出視朝大小臣僚曷勝歡慶仰惟聖德懋隆天心眷佑固宜早遂勿藥然臣

子之心猶有不能不過慮者蓋人之一身必血氣
堅定精神完固然後為安雖在平居之時動靜食
息皆有調養之道况當平復之初值此隆冬之日
尤望順時保養倍加慎重興居有期飲膳有節和
以適體靜以養心但凡快意適情之事皆宜節省
至於 宮中不急之務無益之作一切停止不必
上下 聖慮庶幾調攝專一太和保合而迓承福
履於無疆矣臣等無任忠愛惓惓之至

嘉靖元年十一月

獨

近日畿內之地一冬無雪將來農事可憂

皇上軫念民窮 特勅禮部擇日齋戒祭告祈禱

乃以本月二十二日爲始

皇上朝罷遂致齋于文華殿是日即見雪霰微
落今二十三日自晨至曉雪落未已百官萬民無
不欣躍稱頌以爲我

皇上一念誠敬之心感格上天神速如此明春農
事猶有可望但今年自秋無雨至冬無雪土脉乾
涸必得盈尺之雪庶爲豐年之兆尤望

皇上益堅睿志敬天勤民恒存於念慮之間不使
有一息之或間則聖心純一天意昭乎和氣瑞

應將駢集于今日矣伏乞 聖明留意

嘉靖元年十二月

為一法令以息群議事近日巡城御史劉黻題
參并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被革授充軍匠李陽
鳳等撥置科斂事情已該刑部將各犯行提到官
問理間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 欽依宋鈺李陽
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林俊等具
奏要將李陽鳳等仍送本部問理復奉 欽依宋
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令
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為 聖德之累夫

朝廷設立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
間有機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

俱送法司擬罪發落此乃祖宗舊制行之百餘
年法有定守事咸歸一莫之敢變未有法司提問
人犯事未歸結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蓋雖正德
年間權奸亂政亦無此事今

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實罪之
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天下
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為決蓋
欲以此感悟 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
也 皇上若加省覽則其是非可否必能洞見而
聖意於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司可信而法司獨

不可信乎况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旨從中出
臣等既未得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
各犯俱送法司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
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甚微
所損甚大伏望 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
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 上裁庶幾
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
嘉靖三年閏四月

摺

看得刑部題欲將會審過重囚何明等速正

典刑一節切惟天道有生長而無肅殺則不能以
成萬物人君有德禮而無政刑則不能以治萬民

蓋人君奉天命以治天下其道不得不然也前項
囚犯俱係叛逆奸黨強盜人命重情中間如李琮
等黨比江彬同謀反逆罪大惡極神人共憤乃常
赦之所不宥者已經多官累次會審情真科道三
覆具奏所宜速正典刑以上順天道下快人心今
乃無故連年不決致緩天誅其可以示天下之大
戒乎陰盛陽微災異迭見未必不由於此雖曰天
子以好生為德然惡者不去則善者不安去惡人
正所以安善人大學所謂惟仁人能好人能惡
人正此意也且我朝祖宗以來每歲秋後處決

重囚 成憲具在百五十餘年未之六改
先朝或有一二年決囚蓋因當時偶有姦礙如
上年 孝惠之 爾停刑猶之可也况當時罪
人豈有黨逆如 連章舉奏臣等 處決夫蒙

俞允今法司又 爲 望

聖上俯從衆論仰 聖 乾斷仍令所司將
前項重囚押赴市曹處決以懲亂逆以彰國法天

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

題

近日有

旨差官前往蘇杭等處織造該工部

及六科十三道各具本執奏乞要停止未蒙

俞允臣等以事干撰擬勅旨亦嘗題請暫免差官
留中不報今吏部等九卿衙門又復合詞具奏臣
等切念今歲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等處俱各
災傷重大而南直隸地方尤為十分狼狽蓋數十
年以來所未有之變也臣等前此二疏已備陳之
即今傳聞沿河一帶盜賊漸已生發百十成群所
在劫掠甚至人口相食近蒙

皇上差官賑濟困苦垂死之民方感仰

聖德縣縣望若復有此舉是未沾其惠而重

其害將來禍患誠有不可言者

陛下子育萬姓當以節用愛人爲心乃以自奉之物汲汲取辦而民隱不加之意天下人心其將謂何今滿朝大小之臣皆以爲言而天聽未回此雖一事關係 聖德甚大伏望

皇上俯從衆論暫免差官該用袍服止令本處鎮守等官計處進用將吏部等衙門題本照依臣等擬票批出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

揭帖 今日復蒙發下鎮撫司本該司禮監官傳示聖意欲將御史馬明衡朱泚罷職爲民御史季本

陳迓員外郎林應驄降級外任臣等仰惟

皇上奉侍 兩宮孝敬純篤本無少間馬明衡等

偶因免命婦朝賀一事不加詳審輒行奏瀆季本
等不候問結輒復論救諸臣輕率之罪固不能無
但已下詔獄若量加罰治亦足以示懲戒今若遽
如前項重譴未免用法大過傳之四方將謂

陛下因此五人者言及 宮闈激怒得罪則

陛下純孝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且此五人者不
足惜 但恐於 聖德不無少損耳況今當災異

修省下詔求言之時而乃以言罪人此豈

聖明之世所宜有哉臣等一念愚忠不容緘默昨
已具本未蒙 俞允今再擬票量加罰治伏乞

聖明即賜批出施行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
三月

揭帖

看得差官織造一事近日在廷大小群臣累

疏具奏欲乞停免尚未奉有

明旨見今各處地

方災傷重大淮揚等處饑民相食骨肉不能自保

盜賊所在生發水路阻滯難行將來禍患恐不可

測所以臣等不敢不披瀝血誠極口為

陛下言之惟恐上畏 天變下恤民窮以全

聖德非有他也若曰成化弘治間亦嘗行之然當

特歲豐時和百姓安樂未有非常災異民窮財盡
如今用之甚者臣等明知利害言而不盡設若事
變之來一旦 聖心悔悟追論及此臣等雖萬死
不足以贖其罪矣今臣等不避煩瀆謹擬旨意一
道封進伏乞

聖明鑒納亟賜行之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

奏

昨日伏睹

天威將部院等衙門各言事官併下錦衣衛獄臣
等不勝悚懼緣各官伏 闕論奏繼以號泣誠為
有罪但區區一念亦皆出於忠懇其情可矜况

衙門缺官辦事加以天氣炎熱萬一病憊不測有
傷國體伏望

聖明少霽天威嚴令各回衙門辦理事務亦足以
示懲戒而無累於

聖德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嘉靖三年七月

跋密勿稿

古之君子以康濟天下國家為心以
致君澤民為任而有我之意不與焉
其進而用也則憂治世而危明主其
退而不用也則淑諸人以傳諸後雖
已不能為有人得而用之使斯世斯
民底於康濟不必其盡出於我也如
賈董之於漢陸敬輿之於唐范文正

歐陽子之於宋率用是道自當時觀
之數君子之言未必其盡行自後世
觀之雖英雄豪傑之士皆宗之而不
能外故魏相條陳賈董之策以濟中
興蘇文忠校進陸宣公奏議以備帝
學皆千載一時也 吾師少保礪菴
老先生以碩德童望厯事

四朝相

武臣及

今上經綸密勿者垂二十餘年其律
度足以師帥庶僚其遠識足以錯綜
萬務其博聞足以通會九流其忠言
嘉謨足以弼成百度凡致君澤民以
康濟斯世者乃其素所蓄積如先
生所述密勿稿特其一二云爾異時
殫姦璫薙逆藩斧鑕巨兕如左右手

至於處置國家大事保全金甌天下
付諸

聖明天子致治之盛比隆堯舜其旋
乾轉坤之功時論方之司馬文正非
若賈董數君子未能行其言者可以
同日而論也歐陽子所謂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
先生其人乎迹其所論殆必一一

盡行其效驗固已如此使後之君子
嗣其說而宗之以用於世則其澤流
於斯民者寧有既耶是又先生公
天下之爲心也因用梓之與天下共
先生所著別有鰲峯類稿二十六卷
聯句私抄四卷辭榮錄一卷歸田雜
識二卷藏於家此特其一爾其大意
先生已敘諸首簡茲不敢僭

嘉靖丁酉夏六月之吉

賜進士萊州府知府前南京廣西道
監察御史沐陽門生仲選謹跋